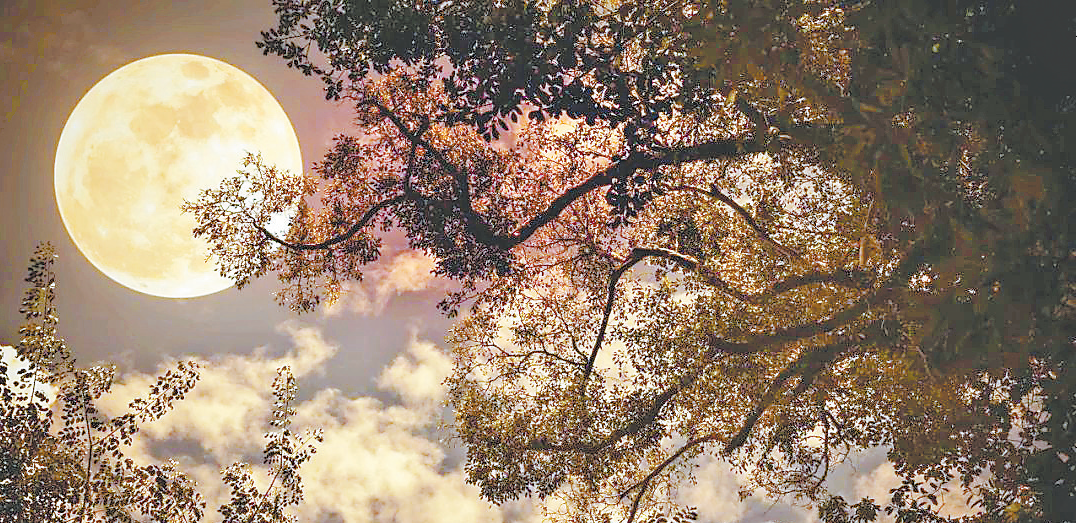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一轮明月  
赵雨欣 摄

## 月饼里的父爱

那年,年仅36岁的母亲撒下11岁的我和7岁的妹妹,因病离开了人世。父亲一个人扛起了所有的家庭重担,生怕我们兄妹俩受苦。

那年中秋节前,我患了重感冒,父亲虽去村卫生室给我买了药,但几天未见好转。眼看着我吃不下饭,身体日渐消瘦,父亲恨不得把我的病和痛苦都转移到他身上。有天晚上,我对父亲说,我想吃块月饼。看父亲略微迟疑了下,我忙改了口:“爸,我知道咱家困难,给我看病又花了不少钱,我只是觉得嘴苦,随便说说。”父亲笑了:“傻孩子,快中秋节了,你just不说,我也要给你们俩买个月饼。”

第二天下午,父亲从外回来,像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月饼。我解开麻绳,小心翼翼剥

开外面的红纸和里面裹着的油纸,一个黄澄澄、油亮亮的五仁大月饼呈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很想吃一口,可还是忍住了,我要等到中秋节,和父亲、妹妹一块吃。从那一刻起,我就每天看着月饼,闻一闻月饼香甜的味儿,没想到,我的病居然奇迹般好了。八月十五那晚,月圆风柔。我们仨围坐一桌,一边看月亮,一边吃着自家种的葡萄和刚煮好的花生。

吃月饼喽,我兴冲冲回屋拿出那块月饼,切成三块儿,每人一块。父亲说牙疼,把他的那一块又切成两块给了我俩。我俩让父亲一定要吃一块,不然我俩也不吃了。拗不过我俩,父亲只好象征性掰下了一小块儿。说实话,月饼里面的花生仁、瓜子仁、芝麻仁、杏仁、桃仁,还有酸酸甜甜的青丝和红丝,真是好吃啊。可我俩都舍不

得吃,攥在手里,一会儿咬一点点,任美味在舌尖肆意蔓延。多年后,我从曾在生产队里做过车把式的三叔口中偶然得知,那年队里派他赶着胶车到镇供销社去拉化肥,父亲随车帮运。出差前,每人去会计处领了三角钱午餐补助。

在供销社大院装化肥时,恰好赶上大院内的食品加工厂正搞月饼促销,每块月饼二角钱,比市场价低五分钱。父亲毫不犹豫买了一块,然后到供销社食堂,用四两粮票和一角钱买了2个馍,捎回来让我俩吃,自己硬是中午饿了一顿。三叔还没把话讲完,我早已热泪盈眶。一转眼,父亲离开我们已经38年了,如今各式各样的月饼,却再也没有那年父亲给我们买的五仁月饼的味道。

和少波

## 心有牵挂即团圆

年轻时我曾服役五年,其间两次回乡探亲,却没有一次赶上中秋团圆。父母说,孩子既然进了部队,就得服从安排。那些年每到农历八月十五,我大多在执勤中度过,早已习惯了。

十年前,我在扬州务工,正值女儿高中求学的关键期。与许多家庭一样,妻子只能回老家盐城全职陪读。一座城承载着我的生计奔波,另一座城记录着家人的平凡生活。两地相距不过五百里,可因工作所累,全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,中秋的“团圆”二字,愈发成了奢望。

2015年中秋前夕,厂里新厂房基建正值竣工,老板再三要我留守,我无奈放弃返乡休假。为弥补亏欠,我提前买了几盒精致的苏式月饼寄回家

中。月饼并不贵重,只能算我彼时对妻女的牵挂与歉意。节日当天,我在工地忙碌,心里却格外想念家乡。夜幕降临,扬州城万家灯火、圆月高悬,我的孤单与思念愈发浓烈。拨通视频电话,母女俩正品尝我寄回的月饼,画面温暖中又透出缺憾。17岁的女儿笑着和我分享校园趣事,对我的常态化缺席并无抱怨,她在无奈中学会了理解,这让我伤感中又添了几分欣慰。

此后几年,每遇中秋,我们一家基本都在分离中度过。这让我自认不是个合格的丈夫、称职的父亲。在一次次的分离中,我渐渐读懂了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的深意,而对遥相望月者而言,这最多是无奈的自我安慰。

2023年秋,我与妻子携手回归老家,女儿也已成家。本以为从此“日日团圆皆中秋”,欣喜写在脸上。可现实很快告诉我,中秋相聚难的“宿命”只是换了运行轨迹。女儿女婿为生计在外打拼。如今的中秋,换成我俩守着空寂“老巢”,期盼他们归来,一句“实在太忙,没空回来”的微信,便成了“中秋云多雁难归”的注解。

看着女儿女婿这一代人接力奔赴,我对离愁别绪有了全新感悟:人生许多缺憾,永远无从消解,只是换了方式在挣扎延续。从父辈到自己再到孩子,半生漂泊、几番别离,我不再纠结中秋团聚的形式。其实,心中有家、有爱、有牵挂,就是人世间最真实的“团圆”。

袁卫东

### 中秋敬月

院子里静悄悄的,晚风习习,送来沁人心脾的清凉。篱笆边的桂花树,盛开的桂花漫溢着浓郁的芳香。母亲帮我们洗好澡,自己也沐浴完毕,换上一件白布褂子,准备敬月亮。今天是中秋,母亲说,中秋之夜,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嫦娥姑娘了,她睁大眼睛在天空看望乡亲们,我们要好好招待她。

母亲从屋里搬出一张大方桌,放在院子中央。桌上摆上香炉、烛台,又蹑手蹑脚地端上了月饼、花生、红菱、莲藕、柿子等供品。小花狗跟在母亲脚边,跑进来跑出去,快活得直摇尾巴。我们则望着盘中的供品,垂涎欲滴。

夜幕降临,玉兔东升。母亲点亮红烛,燃了一炷香。神色庄重的她手持长香,面向刚刚出浴的月亮拜了几拜,再回过头将香插进香炉。我们瞪大眼睛,眺望天庭。今天的月亮,似崭新的玉盘,不染纤尘,清光四溢,格外清纯,格外皎洁。

母亲招招手,叫我们都去叩首拜月。我们学着母亲,一个接着一个跪倒在香炉前,虔诚地向月亮姑娘三磕头。母亲在旁喃喃祈祷:“嫦娥娘娘保佑我们全家平平安安,保佑我家小孩学习好,长大有出息。”供桌上红烛摇曳,香烟袅袅,熏熏烟雾中,月亮亦真亦幻,笼罩了几分朦胧而又神秘的色彩。小花狗看着我们朝月亮跪拜,也向着天空“汪汪”地喊叫了几声。母亲呵斥道:“走,一边去!”小花狗乖乖地跑到大门边蹲下,委屈地望着我们。待我们都祭拜完毕,母亲吹灭蜡烛,撤去香炉烛台,方桌上,只留下月饼、花生等供品。

月光融融,如银如水。母亲说:“夜凉了,回屋睡吧。”我们意犹未尽,缠着母亲再讲一个,母亲禁不住我们的再三恳求,又讲了“吴刚伐桂”。讲完了,我好奇地问母亲:“吴刚在哪里啊?”母亲指着月亮说:“你看,那个在砍桂树的人就是吴刚。”我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:“那吴刚身边的影子是什么呀?”母亲说:“是玉兔啊,她每天为仙人捣长生不老药。”我揉着惺忪的眼睛,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,极力地搜寻,月影绰约,婆娑迷离。“中秋夜,月儿圆,家家欢聚庆团圆;月饼香,敬月亮,月亮娘娘保平安……”母亲教我们唱童谣,稚嫩的声音,缥缈在如水般清澈透亮的月色中。

吴建